

# 一種反常合道的生命美學

——談北宋飲食饋酬中的戲與乞

[台灣]陳素貞\*

## 目 录

- 一、前言
- 二、來自日常易樂的諧謔美學
- 三、由戲而乞的生活美學
- 四、結論

## 一、前言

「飲食饋酬」指以食物為對象的贈饋活動與酬答詩作，它是贈物詩的一環，也是傳統贈答酬送類的詩歌之一。《禮記·禮器》說：「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利用冠、喪、婚、聘…等禮儀，進行物質的再分配，以籠絡邦國、上下人際之間情感，這就是禮的核心要義。而贈禮時輔以「言」以盡主體之意，即後來贈物詩之所由。詩的贈送酬答既由禮發展而來，也就同樣具備了禮的倫理屬性，有贈必有答，這也是法國著名社會學家馬謨·牟斯（Marcel Mauss, 1872-1950）所說的「禮物」的社會報稱體系。<sup>1)</sup>中國從《詩經》的投桃報李、贈

\* 台灣高雄人，東海大學中文博士，中台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1) 馬謨·牟斯（Marcel Mauss），《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The Gift: Forms and Functions of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何翠萍、汪珍宜譯（台北：允晨出版社，1984）1-10。「禮物」報稱體系觀念大致有三個要點：其一，在一個全面性報稱體系的社會裡，互相贈饋的人群就像是公有共享的一種財產的「所有權」而不斷地有彼此給與、接受及回報的義務；其二，這種給予、接受及回報的義務就相當於使這些義務

彤授美以來，「贈物達情」便成為詩歌往來的重要題材與目的，換言之，物質與言（詩）互為主客的贈送酬答，形成了中國士人社會生活與文學創作的雙重互涉。至於食物，本是人類報稱體系中最早、最重要的禮物，<sup>2)</sup>然而自春秋時代，物質的贈送已大量被「言辭」取代；魏晉六朝因宴飲風盛，飲食贈酬再現，中唐以後，因亂離南宦而長年羈旅的杜甫、白居易等人，有了較多酬答贈食的詩，<sup>3)</sup>至於晚唐，隱居懷上的皮日休與陸龜蒙，二人在「杖擲春煙暖向陽，煩君為我致盈筐……周胡飯熟醜糊軟，不是高人不合嘗。」<sup>4)</sup>的贈酬情境中，展開了一種別於宴饗的、悠閒自在的交游方式，同時也彰顯了主客雙方情志的契合。

北宋時期，因物質文明發展迅速，文人「玩物」風盛而產生了大量的贈物詩<sup>5)</sup>，然而相對於食物，一則「玩物」易讓人沉溺而喪志，甚至產生道德的衝突與疑慮，<sup>6)</sup>因此士大夫多半還是抱持著警惕的心，而食物則是果腹之品，須限時消耗掉，難以高利視之；再則，文人在頻繁的時空移動下，接觸了不少異域飲食，飲食

束縛下的人及團體訂下了一個長期契約；其三，這種義務，表面上表現出來的是物質上互通有無的經濟現象，但實際上他們是代表社會全面的，整體的，政治、社會、倫理、宗教等秩序的象徵。又，楊昌儒，〈義務饋贈：布依族的一種生活樣式〉，《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83（2004）：79-82。

- 2) 路易士·海德 (Lewis Hyde)，《禮物的美學：藝術經濟理論的新主張》(The Gift : Imagination and the Erotic Life of Property)，吳佳綺譯 (台北：商周出版社，2008)：21-27。Lewis Hyde以印第安及北非烏克達人的贈與案例，指出禮物的特質在於禮物必須流動才能產生力量，亦即禮物是要消滅的財產，一定要用掉、消耗掉、吃光光，而食物便是最常見的禮物典型，因為它顯然就是要被消滅掉。
- 3) 關於魏晉至唐代贈物詩概況，參見蔡雅寬〈黃山谷贈物詩研究〉，碩士論文，輔仁大學，1999，6-10。
- 4) 皮日休，〈魯望以躬掇野蔬兼示雅什用以酬謝〉，乃答陸龜蒙〈偶掇野蔬寄襲美有作〉所作。清·聖祖御定，《全唐詩》，卷613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 7073。
- 5) 所謂的外物，主要指日用器物、文房四寶、書畫器物、古董奇石等。
- 6) 關於文人對「物」的迷惑，以及在器物上精打細算的交易 (如蘇軾〈張近幾仲有龍尾子石硯以銅劍易之〉、〈軾欲以石易畫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二物穎叔欲焚畫碎石乃復次前韻并解二詩之意〉等皆是)，參見楊曉山 (Xiaoshan Yang)，《私人領域的變形：唐宋詩歌中的園林與玩好》(Metamorphosis of the Private Sphere: Gardens and Objects in Tang-Song Poetry)，文韜譯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126-66。又，關於社會消費與文化特性，可再參見Don Slater，《消費文化與現代性》(Consumer Culture and Modernity)，林祐聖、葉欣怡譯 (台北：弘智出版社，2003)。

不但成為文人觀察書寫的對象，也成為日常贈物，由是，生活與文學互涉分享，造成了豐富的贈酬詩作，其後贈酬的內容情調，隨著文人宦旅遷謫而不斷變化，從詩歌的「題眼」來看，除了一般「贈」、「饋」、「惠」、「寄」、「送」、「遺」、「餉」等辭外，還有「見遺」、「分餉」、「分惠」、「并遺」、「分以為遺」等等強調轉贈分享之辭，以及愈來愈多的「戲」、「乞」、「求」、「索」等具嘲謔意味，甚至「頌」的禪性用語，這些題辭的豐富變化，顯現了飲食饋贈因緣目的多樣性——從贈食與人、酬答饋贈、索乞求贈、轉贈分餉，再答再和，到唱和朋友答贈他人之作，乃至以食求詩等等，充滿了饋贈的流動美學。如此一來，飲食的饋贈便不只是牟斯所謂的社會報稱體系而已，它已超越日常性意義的生活方式<sup>7)</sup>，成為一種應對羈旅貶謫、隱含反常合道，所謂戲與乞的生活美學。

## 二、來自日常易樂的諧謔美學

北宋饋酬詩中，以「戲」，無論「戲作」「戲贈」「戲乞」等為題眼者，都含有遊戲的意味。事實上，早自司馬遷作〈滑稽列傳〉、劉勰《文心雕龍》討論「諧隱」以來，以詼諧、機智的語言文字為主要旨趣的「遊戲/諧隱文學」便已存在；然而，「以文為戲」畢竟偏離了中國傳統嚴肅的文學觀，因此魏晉時期，最早以諧謔筆調寫食物的晉·束皙（生卒不詳）的〈餅賦〉，僅得到後來史家「文頗鄙俗，時人薄之」的批評而已！<sup>8)</sup>雖然如此，到了中唐，韓愈戲作〈毛穎傳〉，引《詩經》、《禮記》作辨解，堅持文是可以為戲的，柳宗元也肯定〈毛穎傳〉的怪誕戲謔，正文學自娛娛人的功能，由是遊戲性的文學漸漸獲得文人的注目與接納；<sup>9)</sup>

7) 日常生活的意涵包括重複與日常性，把日常生活當作是一種特性來看就是「日常性」。而飲食中進餐的佈置、一餐飯或一頓飯的定義、用餐規則……等，往往是在一定的規則支配下的社會活動，飲食的重複性便構成了個人日常生活的主體。參見Ben Highmore, 《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周群英譯(臺北: 韋伯文化, 2005) 1-2。

8) 唐·房玄齡等撰, 《晉書·束皙傳》, 卷51(台北: 鼎文書局, 1992年影印新校本) 1428。

9) 關於諧隱文學的發展, 參見楊明璋《敦煌文學中之諧隱研究》, 博士論文, 政治大學, 2006。

以戲入題的詩在杜甫、白居易等詩中漸次出現。<sup>10)</sup>

至於北宋——尤其是蘇軾（1036-1101）以後，戲題之詩愈來愈多，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乃至後來引起南宋戴復古（1167-?）等：「時把文章供戲謔，不知此體誤人多」的批評。<sup>11)</sup>事實上，北宋的饋酬戲作是建立在當時文人對待生活的新方式上，如吉川幸次郎（1904-80）論宋詩所說的：「對痛苦的超越」，亦即一種追求閑與樂的「易樂精神」，<sup>12)</sup>而這樣的精神，明顯的表現在飲食生活上，蓋飲食是宋代物質文明與消費的先驅符碼<sup>13)</sup>——來自各地的新奇食物、多元變化的烹飪技術與飲食情境所交融出來的各種感官經驗，轉變了文人自周以來「誠貪飲」的傳統與嚴肅的「食政」觀，他們不同於那些徘徊於感官享樂與道德殷鑑之間，「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的人們，<sup>14)</sup>而以純然的美感享受食物外，也反映在歐陽脩說的「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的飲食書寫中，所謂：「……時發於奇怪，雜以詼諧笑謔，及其至也，往往亦造于精微。夫君子之博取于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離，而況于詩乎？」<sup>15)</sup>諧樂之詩夾雜著奇談怪論和謔笑詼嘲，既可以解悶忘倦，且出語輕

10) 如杜甫，〈戲作花卿歌〉、〈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白居易〈予與微之老而無子，發於言歎著在詩篇，今年冬各有一子，戲作二什一以相賀一以自嘲〉，李商隱〈東下三句苦于風土馬上戲作〉、〈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閑話〉，皎然〈戲作〉等等。

11) 戴復古，〈論詩十絕〉之二，《全宋詩》54/2819/33607。

12) 吉川幸次郎（1904-80），《宋詩概說》（台北：聯經出版社，1977）論唐宋詩之別，37-45；北宋文人的易樂精神，參見熊海英，《北宋文人集會與詩歌》（北京：中華書局，2008）144-61。

13) 飲食的社會文化象徵意義，參見Sidney W. Mintz，《吃：漫遊飲食行為、文化與歷史的金三角地帶》（*Tasting Food, Tasting Freedom: Excursions into Eating, Culture, and the Past*），林為正譯（台北：藍鯨出版公司，2001）；又，飲食與感官的作用，參見Diane Ackerman，《感官之旅》（*Na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莊安祺譯（台北：時報文化，1993）

14) 二句《小雅·北山》，阮元，《十三經注疏·毛詩》（台北：藝文印書館，1956）444。關於秦兩漢以來，如對飲食態度與想法概況，參見參見陳素貞，《北宋文人的飲食書寫——以詩歌為例的考察》（台北：大安出版社，2007）519-22。

15) 歐陽脩，《歐陽脩全集·居士集·禮部唱和詩序》，李逸安校點，卷41（北京：中華書局，2001）597。又，書寫本身即有將日常生活奇異化的功能，書寫除了是一種認知與思維的方式外，也是文化傳播的重要方法外，參見Jack Goody，《飲食與愛情——東方與西方的文化

易，體式多變而自成風格，因此熊海英說：「好的諧樂詩作也可以達到精微之境，作為一種美學風格，詼諧幽默是有價值的。」<sup>16)</sup>

另一方面，蘇軾評柳宗元〈漁翁〉時，也曾提出「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的審美觀<sup>17)</sup>，事實上，在中國文學創作與審美範疇的發展歷史中，宋代正是「趣」的成型期；<sup>18)</sup>換言之，他們認為詩本身即可以娛樂，而飲食則提供諧謔的話題與創作氣氛，於是，「詩」/說話的嘴，與「食」/吃食的嘴互涉流動，使得饋贈活動也成為一種帶著諧謔意味的遊戲；而自梅堯臣（1002-1060）、蘇軾與黃庭堅（1045-1105）以來，飲食贈答從日常性情誼往來，延伸為遊戲式的生活趣味，乃至隱含了反常合道的生命哲學，可以說為北宋開闢了宴饗以外的另類食與詩的流動場域。

### 1. 梅堯臣日常易樂的酬饋往來

北宋時，最早以「趣」評詩，也是第一個大量將飲食生活帶入詩歌領域的，是梅堯臣。<sup>19)</sup>他的饋酬詩中，便有不少充滿戲謔的日常飲食情趣。如〈病癰在告，韓仲文贈烏賊蜆、生醅醬、蛤蜊醬，因筆戲答〉言病中接獲家鄉來的海產製品，明知不能食，卻止不住貪饞的景況：「雖然苦病癰，饞吻未能忌」；<sup>20)</sup>〈魏文以予病

史》(Food and Love: A Cultural History of East and West)，楊惠君譯（台北：聯經，2004）2-3。

16) 熊海英，《北宋文人集會與詩歌》（北京：中華書局，2008）76。

17) 歷來闡釋反常合道的論述極多，如近年：張東焱，〈論反常合道——中國古典心理學研究〉，《文藝研究》6（1991）：63-70。王春翔，〈反常合道意義初探〉，《固原師專學報社科版》23.2（2002）：63-70。鄧滿姣、王勁松，〈分限與解構——論文學作品中的「無理而妙」〉，《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14.4（2006）：85-88。朱媛，〈從反常合道的修辭手法看「奇趣」詩學觀〉，《現代語文》（2008）：46-47等等。

18) 關於宋人趣的審美意涵歷來所論甚多，可參見胡建次，〈中國古代文論「趣」範疇研究〉，博士論文，上海師範大學，2004。近則周甲辰，〈趣：鮮活的審美吸引力〉，《江蘇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9.1（2009）：89-93等。

19) 胡建次認為梅堯臣與余靖、司馬光是宋人中最早以「趣」評詩者，如梅堯臣〈林和靖先生詩集序〉以「知趣尚博遠」評林逋詩；參見胡建次 17。

20) 梅堯臣，〈病癰在告韓仲文贈烏賊蜆生醅醬蛤蜊醬因筆戲答〉，《全宋詩》5/247/2893。

渴，贈薏苡二叢植庭下，走筆戲謝〉則在感謝之餘，反言薏苡是因「安知惡已者，不願變野葛」才送來的；<sup>21)</sup>〈正仲答云鬻醬，乃是毛魚，走筆戲之〉乃因正仲誤以毛魚為鬻子，二者價不同，梅堯臣因而戲之：「若論鬻子無從著，冤氣衝喉未可知」；<sup>22)</sup>此外如〈合流曹光道惠鉅李，知其炎酷中有此味，亦可樂也，輒以詩寄〉、〈贈表直講水梨二顆，言太勤，答吳柑三顆以為多，走筆呈之〉、〈昨於發運馬御史求海味，馬已歸闕，吳正仲忽分餉黃魚鬻醬鬻子因成短韻〉、〈前以甘子詩酬行之，既食乃綠橘也，頃年襄陽人遺甘子，辨是綠橘，今反自笑之〉……這些日常瑣碎的贈饋詩題，從水梨二顆、吳柑三顆、蜜梨十顆、銀魚乾二百枚；或者自製的苔醬脯、鬻子醬，炎酷中共樂鉅李、芻豆等等，經過梅堯臣一幕幕放大檢視，充滿了細節的情趣。

然而梅堯臣一生仕途不遂，經常面臨「舉家食粥焉用怪，但願漉酒中常存」<sup>23)</sup>的窘境，得助於朋友的也特別多，因此他的戲謔除了帶有濃厚的情誼色彩，也隱含對現實困境的淡然自若，這是他情感表達的逆向顯影；<sup>24)</sup>而當他大張旗鼓的，將飲食瑣事當成創作的重要詩題時，可以說便已開啟了北宋詩歌的日常性書寫，同時也向人們展示：單是飲食饋酬這件事，便足以構成易樂的生活美學。

## 2. 蘇軾自娛娛人的饋酬樂趣

飲食饋酬的趣味，除了表現在事件本身，也隱藏在食物與收受之間的共鳴與互動，蘇軾的飲食饋酬便特別喜歡描述這種自娛娛人的樂趣，如他次韻曹輔寄茶所說的：「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sup>25)</sup>

21) 梅堯臣，〈魏文以予病渴贈薏苡二叢植庭下走筆戲謝〉，《全宋詩》5/247/2894。

22) 梅堯臣，〈正仲答云鬻醬乃是毛魚走筆戲之〉，《全宋詩》5/255/3103。

23) 梅堯臣，〈杜挺之新得和州，將出京，遺予薪芻豆〉，《全宋詩》5/252/3019。

24) 「反常合道」本詩歌意象的構成途徑，這裡同時指一種情感表現方式，反常顯示是詩人對周圍的人、事所持的態度體驗，以反常行式表現或傳達出來，其主要的表徵是情感的外在型態與內在的質不一致或相悖逆，這是一種心理學角度；而在詩歌裡，反常顯示比正常顯示更具藝術氣味和審美魅力。以上參見張東焱：〈論反常合道——中國古典心理學研究〉，《文藝研究》6（1991）：63-70。

由於蘇軾當時在詩文書畫享有盛名，往往「其簡筆才落手，即為人藏去，有得真跡者，重于珠玉」，<sup>26)</sup>因此不少人藉贈酬得其詩，蘇軾也樂於從之，有一次在收到丁公默所送的螭蚌海珍後，他便以此調侃自己：「堪笑吳興饑太守，一詩換得兩尖團。」<sup>27)</sup>元祐六年（1091）蘇軾在杭州時，歐陽季默他送油煙墨二丸，得到一首戲詩後，第二天又送來重二十斤的大魚，且堂而皇之的求詩，於是蘇軾以東方朔自嘲，再作一首戲詩，<sup>28)</sup>雙方一來一往，都達到了收授的目的與樂趣；後來在穎州時，趙景貺來求詩，蘇軾聽說京都寄了酒來，於是求分一壺為潤筆而戲曰：「長瓶分未到，小硯乾欲裂。不似淳于髡，一石要燭滅。」<sup>29)</sup>他將長瓶與小硯/自己與淳于髡並提對比，讓人戲笑，此王闢之（1031-？）曰：「子瞻雖才行高世而遇人溫厚，有片善可取者，輒與之傾盡城府，論辨唱籌，閒以談謔，以是尤為士大夫所愛……」<sup>30)</sup>諸如此類，蘇軾易樂的生活美學，不只在嘲謔自己，也娛悅了別人。

然而，在〈贈包安靜先生茶二首〉中，他以「東坡調詩腹，今夜睡應休」與「奉贈包居士，僧房戰睡魔」相應，表面上是開包安靜的玩笑，卻也點出了他自己經常「不眠」的愁緒；而〈到官病倦米嘗會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戲作一詩為謝〉雖是戲作，卻不免流露：「我生亦何須，一飽萬想滅。胡為設方丈，養此膏寸舌。」<sup>31)</sup>的倦怠，因此，東坡的戲作也同樣隱含了對仕宦困境與人生如夢的力圖超越；他曾說：「雞豬魚蒜，遇著便吃」，<sup>32)</sup>於是更以隨性、嬉戲的態度看

25) 蘇軾，〈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茶〉《全宋詩》14/815/9428。

26) 北宋·王闢之著，《澠水燕談錄·才識》，呂友仁點校（北京：新華書局，1997）42。又關於古代文人潤筆與賣詩的商品現象及其意義等，參見淺見洋二〈論中國古代文人賣詩賣文的詩學意蘊〉，收入其《距離與想像——中國詩學的唐宋型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465-83。

27) 蘇軾，〈丁公默送螭蚌〉，《全宋詩》14/802/9287。

28) 蘇軾，〈歐陽季默以油煙墨二丸見餉各長寸許戲作小詩〉、〈明月復以大魚為饋重二十斤且求詩故復戲之〉，《全宋詩》14/817/9451。

29) 蘇軾，〈趙景貺以詩求東齋榜銘，昨日聞都下寄酒來，戲和其韻 求分一壺作潤筆也〉，《全宋詩》14/817/9458。

30) 王闢之，42。

31) 蘇軾〈到官病倦米嘗會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戲作一詩為謝〉，《全宋詩》14/818/9466。

32) 蘇軾〈與王定國〉，《蘇軾文集·酬答書啟文》，顧之川校點（江西：岳麓書社，2000）

待險厄的環境；他參禪而不泥於禪，有一次參寥送楊梅來時，他便將當時產楊梅著名的金家老嫗，與禪宗公案中的婆子相提，而戲稱參寥「不是老婆禪」，<sup>33)</sup>因此周裕鍇先生認為，蘇軾因認識到人生虛幻，而將人生如夢的真切體會以及隨之而產生的遊戲人間的態度，與禪宗詭誕反常的思維方式結合在一起，發揮了禪宗思想作為一種人生藝術所的作用，是以真正能幫助蘇軾擺脫困惑和痛苦、體驗到人生自由的，反而是那些或莊或諧的富有禪意的文字本身。<sup>34)</sup>到了晚年，〈送煮菜贈包安靜先生〉說：「野菜此出珍又珍，送與西鄰病酒人。便須起來和熱喫，不消洗面裹頭巾。」<sup>35)</sup>短短數語，隱括了自己簡約易樂的生活態度，反而流露一種「直於情性，尚于作用，不顧詞彩，而風流自然」<sup>36)</sup>的真正禪味，似乎他的情感已愈趨平和，也更加契合其「反常合道」的生命體驗。

### 3. 黃庭堅呻吟調笑的饋酬食興

如果說一生貧居的梅堯臣，其贈酬戲味在於事件本身，身行萬里的蘇軾，其戲味偏向人的互動，那麼同樣流貶南荒的黃庭堅，有了更多的關注在食物本身——尤其是特殊的地域食產。他曾說：「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發為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是失詩之旨。」於是，他彷彿一個「他者」，將「呻吟調笑」的喜劇性美學質素，引入了詩中，所謂：「作詩如作雜劇，臨了必打渾方是出場」<sup>37)</sup>，因此，以「戲」為題——

538。

33) 蘇軾〈參寥惠楊梅〉（外集梅後有戲贈二字）：「新居未換一根椽，只有楊梅不值錢。莫共金家鬪甘苦，參寥不是老婆禪。」《全宋詩》14/830/9601。

34) 周裕鍇，〈夢幻與真如——蘇軾與黃庭堅的禪悅傾向與其詩歌意象之關係〉，《文學遺產》3 (2001) 69-143。

35) 蘇軾〈送煮菜贈包安靜先生〉，《全宋詩》14/831/ 9621。

36) 《皎然詩式文章宗旨》，引見周萌〈《詩式》與禪宗〉，《深圳大學學報》18.4 (2001) : 83-89。

37) 引文自黃庭堅《書王知載胸山雜詠後》，黃庭堅以「戲」為題的詩約有七十八首，其中贈物詩佔了二十八首。參見蔡雅霓〈黃山谷贈物詩研究〉。



尤其是飲食贈酬的戲作——便特別多。

黃庭堅的贈酬活動始於葉縣時的蔬菜、河鯉、茶酒等日常所食，元豐八年（1085）入京後，與蘇門師友交遊密切，茶的贈酬特別多，如〈以小團龍及半挺贈无咎，并詩用前韻為戲〉一長篇，力陳此茶不但珍貴，更可以「澆君磊胸胸」，抒解鬱氣，而免於「鬢毛雪相似」，<sup>38)</sup>透過此詩，我們幾乎可以勾勒出詩人飲茶的快意姿態。〈便糴王丞送碧香酒，用子瞻韻戲贈郭彥能〉以反襯法讚美碧香酒形色香味，以致於他必須「重門著關」，以免「惡客來仇餉」。<sup>39)</sup>另四首贈晁深道消梅的戲作，以「相如病渴應須此，莫與文君蹙遠山」來形容消梅的酸，既誇張又具體而生動，由於黃庭堅將消梅的味覺感受，寫得層遞有韻，竟使得這個「北客未嘗眉自顰，南人誇說齒生津」的消梅在北京大大流行。<sup>40)</sup>紹聖（1094-1098）以後，黃庭堅雖面臨無止盡的譏貶，然而他述食說味如故，有一次收到友人寄來的椰子殼茶盃，還相互自嘲：「故人相見各貧病，且可烹茶當酒肴」。<sup>41)</sup>崇寧元年（1102）他復葷酒後，重新體驗肉味，〈謝榮緒割臠見貽二首〉說自己急需肉食解圍，以及經過二十年的枯淡，「果然口腹為災怪，夢去呼鷹雪打圍」的肉食感受；<sup>42)</sup>〈謝何十三送蟹〉、〈又借答送蟹韻并戲小何〉、〈代二螯嘲〉、〈又借前韻見意〉四首前後之作，描寫蟹可笑的形貌與滋味，其中擬代螃蟹發言，嘲笑龜蛤已不堪「把酒對西山」，<sup>43)</sup>充滿了驕傲自大的幽默；諸如此類，可以說黃庭堅極善於以食物的滋味帶動食興，而形成的一種輕鬆、戲謔的飲食氛圍與話題。

另外，〈送蛤蜊與李明叔諸公〉、〈戲贈世弼用前韻〉、〈世弼病方家不善論蛤蜊之功戲答〉三首以「長飢」起韻，「蛤蜊」結尾，雖曰戲，卻有士人不遇，淪落飢困的感慨，同樣的，〈世弼惠詩求舜泉輒欲以長安酥共泛一盃，次韻戲答〉

38) 黃庭堅〈以小團龍及半挺贈无咎 并詩用前韻為戲〉，《全宋詩》17/980/11338。

39) 黃庭堅〈便糴王丞送碧香酒 用子瞻韻 戲贈郭彥能〉，《全宋詩》17/981/11343。

40) 黃庭堅，〈戲答晁深道乞消梅二首〉、〈以梅餽晁深道戲贈二首〉，《全宋詩》17/989/11388。

41) 黃庭堅，〈答許覺之惠桂花椰子茶盃二首〉，《全宋詩》17/998/11444。

42) 黃庭堅，〈謝榮緒割臠見貽二首〉，《全宋詩》17/997/11435。

43) 黃庭堅，〈送蛤蜊與李明叔諸公〉、〈戲贈世弼用前韻〉、〈世弼病方家不善論蛤蜊之功戲答〉，《全宋詩》17/1002/11475。

中：「避地梁鴻真好學，著書揚子未全貧」、「沙鼎探湯供卯飲，不憂問字絕無人」，<sup>44)</sup>也隱涵了自我省視與安頓的意味，這都印證了他「情之所不能堪，因發于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的「反常合道」意味。而在〈戲和于寺丞乞王醇老米〉中，他舉東方朔待詔公車與杜甫掘黃獨充飢的故事來調侃朋友：「文人古來例寒餓，安得野蠶繭天雨粟。」<sup>45)</sup>他認為惟有將困厄當作常例，才能秉持平常心，不多索求；因此，不同於蘇軾來自於人生虛幻的幽默嘲戲，黃庭堅很早就體會到現象世界的變化難料，由是他的禪悅也別有一種不受世俗遷變的浮忱自若，他曾直接以「頌」為題，將禪宗的精神表現在饋酬體式上，作了〈答楊明叔送米頌〉、〈謝張寬夫送櫻耳頌〉、〈乞筭於廖宣叔頌〉等詩，所謂：「不須天下求佛，問取弄臭脚漢」、「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sup>46)</sup>，俗言俚語，禪趣十足，這是他諧謔調笑的特質根源。

#### 4. 其他多元樣貌與贈而未達的酬饋戲味

北宋文人易樂的精神與自嘲的幽默，使得贈餽活動普遍充滿了各式形貌的諧趣，如孔平仲〈元豐四年十二月大雪邵侯送酒〉，將得酒前陰霾的氣候，乃至「飢腸及午尚未飯，更搜詩句無乃勞」的無聊心緒，和喝了酒後「兩頰生春紅勝桃」、「醉眼瞢騰視天地」的陶然心境作對比，彷彿一篇充滿諧謔的生活日記。<sup>47)</sup>而文同（1018-79）〈子平寄惠希夷陳先生服唐福山藥方，因戲作雜言謝之〉、李復（1052-？）〈戲謝漕食豆粥〉、李綱（1083-1140）〈客有餽玉面狸者戲賦此詩〉等長篇戲作，或考察食產的地理特色、典事傳說，或詳述生態形色，乃至烹調滋味等，若為食物立傳而頗有韓愈毛穎傳的趣味。<sup>48)</sup>至於北宋後期，國事飄搖，仕途維艱，文人們更

44) 黃庭堅，〈世弼惠詩求舜泉輒欲以長安酥共泛一盃次韻戲答〉，《全宋詩》17/1002/11475。

45) 黃庭堅，〈戲和于寺丞乞王醇老米〉，《全宋詩》17/1011/11552。

46) 以上依序見黃庭堅，〈答楊明叔送米頌〉、〈又答寄糖糴頌〉，《全宋詩》17/1024/11708。

47) 孔平仲（生卒不詳，英宗治平二年〔1065〕進士），〈元豐四年十二月大雪邵侯送酒〉，《全宋詩》16/923/10820。

48) 以上《全宋詩》：文同〈子平寄惠希夷陳先生服唐福山藥方因戲作雜言謝之〉8/442/5393、

以一種反向的戲謔，表達絕甘分珍、相濡以沫的情感思維。如謝逸（1068-1112）〈謝吳迪吉以麻源桃實法製黃精見遺〉以極端誇張的筆法，表達對友人贈物的欣喜與珍貴，所謂：「……居首富兒門，肉食亦不飽。北堂老髮垂，喜懼我心攪。瘦妻首飛蓬，敢謂美而佼。婦姑宵不寐，清餓常至卯。幸賴親友人，饋送亦稍稍。…」而李光（1078-1159）〈吳德永遠寄乾栗五百顆，荷其厚意，戲作長句謝之〉先幽默的表示自己「容貌雖衰齒尚堅」，再以「感君特地貽乾栗，知我猶能咬石蓮」點出原來友人「所寄栗硬如鐵石，煮終不軟」；<sup>49)</sup>同樣的，鄭剛中（1088-1154）面臨無米之炊，友人正好送來荔枝，不料荔子雨久而酸，於是詩人想著：「安得仙人練丹竈，試將紅玉甌中炊。」<sup>50)</sup>——像這樣打破常規的反向思維，為詩人抒發細微情感找到了途徑，它賦予日常事務新奇的魅力，也讓讀者留下無窮的回味。

此外，宋人雖肯定、承認物質的重要，卻同樣強調不泥於物，如蘇軾所說的：「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sup>51)</sup>因此他們也欣賞一種贈而未達、許而不至的樂趣。最著名的便是蘇軾〈戲答佛印〉的故事，佛印燒肉的辛勤與被偷的意外所造成的情境反差，反而讓人好笑，所以蘇軾調侃他：「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sup>52)</sup>其實，饋酬活動本來即在繫連與建構人際關係，其樂趣也在於人我的情感互動，故能否吃到便不那麼重要了。

有時路途顛簸遙遠，或訊息未能即時通達，食物的贈送過程中，很容易有失誤；蘇軾在惠州時，生活艱困，賴廣州太守章質夫「月饋酒六壺」，<sup>53)</sup>有一次卻

李復，〈戲謝漕食豆粥〉19/1097/12448，李綱〈客有餽玉面狸者戲賦此詩〉27/1560/17717。

49) 李光，〈吳德永遠寄乾栗五百顆荷其厚意戲作長句謝之〉詩後自注：「來書言僕筆力不異往年，乃深究仙經道錄之效，因以為戲。所寄栗硬如鐵石煮終不軟。」《全宋詩》25/1425/16434。

50) 鄭剛中，〈數日相識多以荔子分惠，荔子雨久而酸，予方絕糧，日買米而炊，戲成二十八言〉30/1696/19103。

51) 引見熊海英，149-50。

52) 蘇軾，〈戲答佛印〉，《全宋詩》14/831/9628。

53) 參見清·馮應榴，《蘇軾詩集注》〈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詩題下所引陳師道《談叢》：「東坡居惠，廣守月饋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以詩謝。」卷39，

「書至而酒不達」，於是蘇軾「戲作小詩問之」，他以淵明自比，描述他掃軒、洗杯，高興的期待酒來，不料送酒的小吏跌了跤，摔破了酒瓶，六瓶酒「化為烏有一先生」，讓他「空煩左手持新蟹」，最後只好「漫繞東籬嗅落英」，<sup>54)</sup>這樣的情致，感染了後來的文人，彭汝礪（1042-95）〈答毛提舉惠新酒雞頭依韻奉寄幸一笑〉，寫毛正仲寄了酒與雞頭到南陽給他，不料他已回襄陽，最後只收到書信，因此他笑稱「齊鵠順風飛上天，空籠遂至扣猶全」，而酒與雞頭皆不見，最後他只好畫餅充飢，想像「琥珀千鍾滿」、「珠璣一樣圓」的滋味。<sup>55)</sup>至於沈興求（1086-1137）〈次律兄餉魚，魚不至而詩至，頗類南海使君送酒，輒成三絕，一笑而已，賜茗少分以報厚意〉學蘇軾調侃友人：「憑虛公子騎鯨後，烏有先生控鯉初。可是凡魚亦仙去，空餘一紙腹中書。」雖然空得書，詩人還是不放棄期待，聽到叩門聲便驚起，所謂：「先生遠餉錦鱗鮮，剝啄叩門驚阿連。」可惜「只有珠璣落窗几」，白流了一場口水。<sup>56)</sup>

另外，還有一種「許而未到」的情形，如黃庭堅〈陽從道許寄金橘以詩督之〉言時以入秋，金橘成熟，答應寄金橘來的友人卻依然無消息，因此黃庭堅催他：「霜枝搖落黃金彈，許送筠籠殊未來。」<sup>57)</sup>同樣的，〈張仲謨許送河鯉未至，戲督以詩〉，詩人描述春天到了，春酒已成，蓴菜已熟，唯「霜鱗未貫柳條來」，於是 he 告訴友人：「日晴魚網應曾曬，風軟河冰必暫開」，總之鯉魚應該要送來了。<sup>58)</sup>又如周紫芝（1082-？）〈劉主簿許餉苦筍未至〉，同樣的提醒答應送苦筍的友人：「苦竹岡頭竹似雲，劉郎何事不揮斤？」並且表明只要有筍下箸即可：「且看分筍不論斤」。<sup>59)</sup>他的〈子紹許分雙井茶未至〉說自己急須藉茶醒目，否則：「睡眠昏昏睡不開，可憐辜負小窗梅。」<sup>60)</sup>

2043。

54) 蘇軾，〈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全宋詩》14/822/9524。

55) 彭汝礪，〈答毛提舉惠新酒雞頭，依韻奉寄幸一笑〉，《全宋詩》16/900/10547。

56) 沈興求，〈次律兄餉魚，魚不至而詩至，頗類南海使君送酒，輒成三絕，一笑而已，賜茗少分以報厚意〉，《全宋詩》29/1677/18793。

57) 黃庭堅，〈陽從道許寄金橘以詩督之〉，《全宋詩》17/1011/11548。

58) 黃庭堅，〈張仲謨許送河鯉未至戲督以詩〉，《全宋詩》17/1021/11667。

59) 周紫芝，〈劉主簿許餉苦筍未至〉，《全宋詩》26/1519/17282。

以上等等，無論送而未達或許而不至，詩人一方面取「諧」入「莊」，而翻轉情境，造成寓含深意的情感思維，這樣的「趣」，正如胡建次說的：「它或從大自然大化的千姿百態中來，或從萬事萬物的事理中衍生而來，或從人的智慧品性中催生出來，或從人的童心真情轉化而來。」<sup>61)</sup>換言之，詩人將本來應該是負面的情感與訊息，轉成戲謔玩笑的生活樂趣，或調侃、或督促、或自嘲，而產生一種矛盾而鮮活的奇想，這些都是「反常合道」的智慧與藝術表現。

### 三、由戲而乞的生活美學

文人因亂離不遇而遭飢貧者，在歷史中比比皆是，而感嘆飢寒、表現在詩中者亦不稍少，自陶淵明（372-427）以「乞食」為題，高唱：「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後，引起後人諸多議論，蓋古人尚且不食嗟來食，何況叩門乞之？唐代詩人王維就批評他：「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sup>62)</sup>而唐詩中所謂的「乞食」者，也多半指僧道的「乞齋」如：「齋時不乞食，定應空漱口」、「乞食山家少，尋鐘野路遙」、「春城乞食還，高論此中閒」……<sup>63)</sup>至於「陶令何足錄…乞食形諸詩」、「漢曰大將軍，少為乞食子」、「子胥昔乞食，此女傾壺漿」等，<sup>64)</sup>通常只是藉以起興，寄托情志而已——對唐人來說，「乞食」的宗教性概念與寄寓情志的意涵，或許遠深過陶潛飢貧索求之意。

60) 周紫芝，〈子紹許分雙井茶未至〉，《全宋詩》26/1526/17350。

61) 參見胡建次 17。

62) 王維，〈與魏居士書〉，引見張文桓〈關於陶淵明乞食詩中乞食行為的考證〉，《九江學院學報社科版》3（2006）：1-6。

63) 以上詩句引自《全唐詩》：王維，〈胡居士臥病遺米因贈〉，卷125，1239、劉長卿，〈送少微上人遊天台〉147卷1482頁，韓翃，〈題薦福寺衡嶽暕師房〉，卷244，2743。

64) 以上詩句《全唐詩》：顧況，〈擬古三首〉264卷，2932、白居易〈讀史五首〉425卷，4679、李白〈贈孟浩然〉169卷，1747。又、關於唐代佛教飲食中的乞食一事，參見陸宜玲，〈從《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看中晚唐的佛事飲食〉，《德州學院學報》23.5（2007）：66-79。

當然唐代士人因逐宦、離亂等因素，迫於衣食者並不少，如避亂秦蜀，掘黃燭、撿橡實的杜甫，雖然有「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的幽默<sup>65</sup>；然而到了途窮計拙，他還是發出了：「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百憂集行〉）等「飢者」之聲，急切委曲，憂悶之情躍然紙上。

事實上，飲食是一種身體的管理，可以透過意志來駕馭，因此拒絕吃飯或強行吃飯，都可以看作一種情志的表達或隱喻<sup>66</sup>，北宋文人對於乞食一事便有不同的看法，如蘇軾說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此大類丐者之口頰也，哀哉哀哉！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身前，聲名常在身後，二者不可相待，此士所以窮也。」頗有悲涼之感慨，他更認為〈乞食詩〉流露了淵明性情之真：「淵明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sup>67</sup>同樣的，葛立方（？-1164）也曾比較山谷與陶淵明、杜甫詩中所表露的飢貧情況，而認為「杜之貧甚於陶，而山谷之貧尚優於杜也。」雖然如此，山谷詩曰：「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過青草湖〉），他的〈樂貧齋詩〉亦曰：「飢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sup>68</sup>則山谷對待飢貧乞食的處境，顯然最為坦率而豁達。大抵而言，北宋饋酬詩中所謂求索乞貸者，雖承淵明飢貧乞之姿，然不藉漂母之恩，蓋飢貧不礙其志，索乞不必為愧，其所展現的個人情感意識與時代獨特之精神，實有超越處。

### 1. 朋契義惇的惠食與乞米

北宋第一個公認貧窮、領會淵明貧乞滋味而見於言語的詩人，是「筐篋成書莫

65) 杜甫〈空囊〉，「不爨井晨凍，無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全唐詩》卷225，75。

66) 參見Bryan S.Turner, 《身體與社會·身體的管理》(The Body & Society: Explorations in Social Theory), 馬海良、趙國新譯(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 2000) 262-65。

67) 蘇軾, 〈書淵明乞食詩後〉、〈書李簡夫詩集後〉, 顧之川校點《蘇軾文集·序跋送別文》, 795、775。

68) 以上參引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20, 收入清·何文煥輯, 《歷代詩話二》(台北:漢京文化, 1983) 653。

知數，田園生計獨無錢」<sup>69)</sup>的梅堯臣。梅堯臣雖不見直接乞食之題，卻有不少答謝別人贈貸的詩，〈持國遺食〉說：「乞食非為貧，妻病妾且死……遺我所恤，食我所恥。我恥曾我求，我恤寧我止……漂母殊下鄉，為惠得終始。」<sup>70)</sup>可見他對於「乞食」或受贈，有一定的堅持與看法：其一，不能因於自身享樂的需求——蓋不同於美食佳餚的滋味享受，米糧的收授惠乞，往往意味著生活的嚴重匱乏；其次，還要講究與相贈者「漂母」相知的情誼關係。因此，在〈杜挺之新得和州，將出京，遺予薪芻豆〉詩中，梅堯臣先將自己的貧困，與東方朔、韓信、陶潛等人相提，繼而表達對歐陽脩、杜挺之二人先後贈糧的感激：「前時永叔寄乘粟，一秋已免憂朝昏。今君益之薪與菽，老馬病骨生精魂。」最後再次強調杜挺之的贈遺是「均於朋契惟義惇」，<sup>71)</sup>因此詩人雖匱乏，依然感受著「與君共貧君餉我，吹蠶不學屈大夫」的情義，<sup>72)</sup>此外，梅堯臣也拿前賢作為貸乞的先例，他表示：「幸存顏氏帖，況有陶公詩。乞米與乞食，皆是前人為。」<sup>73)</sup>既然前賢先例已多，無論乞米乞食，都無須不安了。

而蘇軾謫居惠州時，也蒙循州太守周彥質等人送桃、荔、米、酒、粟……來，所謂：「未敢叩門求夜話，時叨送米續晨炊。知君清俸難多輟，且覓黃精與療飢。」<sup>74)</sup>朋友的惠餉，讓困處嶺南的蘇軾，留下了「旨酒荔蕉，絕甘分珍」「海隅一笑，豈云無人」的美好記憶。<sup>75)</sup>另外，北宋後期遭貶謫除名，同樣困居嶺表的鄒浩（1060-1111），〈送米〉長篇寫他雖然已面臨「甑中如見欲生塵，不待人言廩自傾」的窘境，卻依然自我嘲諷：「糝作藜羹誇舉挾，剖為釣餌戲沉淵，只疑好事傳將去，飯艷興嘲有謫仙。」後來朋友送了米來，他「未擬更求報佳傳，且先分當酒家錢」，還是一派輕鬆自適。<sup>76)</sup>

69) 劉攽，〈傷梅聖俞直講都官〉，《全宋詩》11/610/7230。

70) 梅堯臣〈持國遺食〉，《全宋詩》5/248/2919。

71) 梅堯臣，〈杜挺之新得和州將出京，遺予薪芻豆〉，《全宋詩》5/252/3019。

72) 梅堯臣，〈江鄰幾邀食餛飩學書謾成〉，《全宋詩》5/252/3020。

73) 梅堯臣，〈貸米於如晦〉，《全宋詩》5/252/3012。

74) 蘇軾，〈答周循州〉，《全宋詩》14/822/9523。

75) 蘇軾，〈和陶答龐參軍〉，《全宋詩》14/823/9539。

76) 鄒浩，〈送米〉，《全宋詩》21/1243/14044。

至於北宋末年，動盪亂離，文人南下者更多，生活也更艱鉅，然而不若「杜陵飢客潛悲辛」<sup>77)</sup>，他們將匱乏當成一種玩笑，家居不仕的江西詩人謝邁(1074-1116)，其〈次董彥光乞米韻〉便嘲弄朋友「朝飢雷殷腹，咄嗟無人羞豆粥」的飢相，甚至告訴他乞粟不如乞檳榔之易得，所謂：「細君截髮恐未暇，有弟能令餉君粟。不妨更就乞檳榔，他日金糲供一斛」<sup>78)</sup>；甚至面臨「抱衣易米為事，衣且竭矣，米卒無術可繼」的南宋詩人趙蕃(1143-1229)，在讀了東坡〈和陶乞食詩〉後，也和詩一首：「……去年未是貧，假貸猶有辭。親朋戒今年，相與謝往來。朝昏曷以度，半菽藜羹杯。大笑不知悔，且和淵明詩……」<sup>79)</sup>乞貸粟米的窘境，在幽默與自嘲中，展現了朋契相濡的情感與自嘲曠達的人生態度。

## 2. 從絕甘分珍到諧趣的乞酒遊戲

食物不只維持生命所必須，同時也是奢侈與缺乏的象徵，而透過飲食可以探索自我，以及生活的空間，因此Juliana Mansvelt說食物是「具有軀體特質的身體」，<sup>80)</sup>王水照也曾指出，在社會安定繁榮、生活境遇得到改善的條件下，宋代士人「不僅僅停留在精神性的理想人格的崇奉和內心世界的探索上，而同時進入世俗生活的體驗和官能感受的追求，提高豐富生活的質量與內容。」<sup>81)</sup>因之，無論飢貧與否，他們不諱言自己對物質的需求與喜愛，在食與詩的交際往來中反客為主，從被動的接受轉而主動的求索，於是求贈、求乞、戲乞的詩也多了起來。

如李之儀(神宗時進士)紹聖四年(1097)罷為原州通判，原州傅家有醋聞名，一次傅子淵送了一罌「瀲灩香馥郁」的齋醋給他，讓病衰的詩人食興大增，只

77) 蘇軾，〈續麗人行〉，參見莫礪鋒〈飲食題材的詩意提升：從陶淵明到蘇軾〉，四川大學主辦，第六屆中國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10。

78) 謝邁，〈次董彥光乞米韻〉，《全宋詩》24/1373/15771。

79) 趙蕃，〈和陶淵明乞食詩一首〉，《全宋詩》49/2621/30472。

80) Juliana Mansvelt, 《消費地理學》(*Geographies of Consumption*)，呂奕欣譯(台北：國立編譯館，2008) 116-21。

81) 參引見熊海英 149。



憂心食盡而無可續，甚至不能記下做醋之法而空自嗟嘆；<sup>82)</sup>後來聽說傳家有消暑的冷淘醋，於是迫不急待問求之，〈問傅子淵求冷淘醋〉一詩，先以誇張的筆法描述傳家調製冷淘醋麵的盛況：「君不見東林木魚催萬指，巾鉢紛紛似流水。銀絲百遍連夜具，大解行齏如酒醴。又不見親賢宅中午睡足，花簇春羔銜紅綠。一窩隨首髮猶粗，妖冶均啁笑相續。」如銀絲般的「冷淘」（涼麵），加上酒醴而成的醋，再和以「研乳磨薑搗椒蕘」，清涼淡爽的滋味，讓人感受不到邊域的暑氣，彷彿置身廬山間；不僅如此，此醋還可以去葷羶、醃蒼筍，難怪李之儀愛不釋口而急欲「且向箇中求一則」了。<sup>83)</sup>

又如仕途起伏、歷經南烹北食的葛勝仲（1072-1144），對於海邦珍品「鰻魚」極嗜愛之，〈從人求鰻魚〉開玩笑的表示：要像當年的褚彥回一樣，即使貧薄，得了鰻魚，還是千萬錢都不賣，而有了鰻魚，好食痴的劉穆之便不必鞭僕榜吏了。<sup>84)</sup>而好食蟹的張耒（1054-1114），在九月霜落的季節，想起了漣水如黃金般沉重閃亮，螯肥肉白的螃蟹，於是〈寄文剛求蟹〉向友人發出：「苦乏西來使，何緣至洛陽？」的渴望與催促。<sup>85)</sup>張耒還有一首向錢穆公乞新賜龍團的詩，詩云：「瑤池侍臣最先賜，惠山乳泉新破封。可得作詩酬孟簡，不須載酒過揚雄。」<sup>86)</sup>蓋龍團是當時極珍貴的貢茶，詩人們常相互贈索、品酬，其盛況甚至取代了酒；黃庭堅因家鄉以雙井聞名，也常常應他人索求，如〈答黃冕仲索煎雙井并簡揚休〉，詩中描述「寒泉湯鼎聽松風，夜堂朱墨小燈籠」的品茶風雅，最後笑稱自己沒有「纖纖來奉碗」，只好「惟倚新詩可傳本」，<sup>87)</sup>可見飲茶的風雅也有貧富之別。相對於茶的清淡風雅，酒則濃烈，所謂：「欲醉則飲酒，欲醒則烹茶。酒狂但醅醑，茶癖

82) 李之儀，〈謝傅子淵惠齏醋〉，《全宋詩》17/964/11231。

83) 李之儀，〈問（聞）傅子淵求冷淘醋〉，《全宋詩》17/965/11236。

84) 葛勝仲，〈從人求鰻魚〉，《全宋詩》24/1364/15621。鰻魚即鮑魚，褚彥回、劉穆之事，參見《南史·褚彥回傳》與《世說·劉邕》。

85) 張耒，〈寄文剛求蟹〉，《全宋詩》20/1184/13391。丁傳靖輯，《宋人軼事彙編》卷13，引《梁谿漫志》之載：「張文潛好食蟹，晚年苦風痺，然嗜蟹如故，至剔其肉滿貯巨杯而食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2）608。

86) 張耒，〈乞錢穆公給事丈新賜龍團〉，《全宋詩》20/1163/13122。

87) 黃庭堅〈答黃冕仲索煎雙井并簡揚休〉，《全宋詩》17/986/11371。

無咨嗟。」<sup>88)</sup>酒因易於帶動嬉謔氣氛，因此在贈饋乞索中別有風趣。如邵雍（1101-1077）〈問人丐酒〉說所以求人家釀，是因為「市沽酒味難醇美，長負襟懷一片春」。<sup>89)</sup>沈遼（1032-1085）答〈泰叔求桂漿〉敘說初得越人遠寄的桂花酒，香氣醜鼻，正欲遣小奴分送客，卻發現「夜來已敗不堪嘗」。<sup>90)</sup>而好酒人人愛，即使僅能濕飲的蘇軾亦然，元祐六年，蘇軾在穎州聽聞到京都寄了酒給趙景貺，第二天馬上藉潤筆之由，「求分一壺」；<sup>91)</sup>張耒也有一首向孫志康催問家釀的詩，他表示雖然市有旗亭，官亦有酒壚，然而「薄乃捩齒酸，一滴不可沽」，詩人聽說孫志康家釀得異人密傳，且「前日聞吉語，糴米已在途」，因此迫不急待「作詩以訊之」。<sup>92)</sup>他如黃庭堅〈次韵答秦少章乞酒〉、張耒〈寄曼叔求酒〉、晁說之（1059-1129）〈乞酒〉、趙鼎臣（1068-?）〈猶子奕來乞酒，戲以詩餉之〉等，無論「玉瓶未至涎已流，想見豔斂浮金甌」，或「頗憐陶令徒全美，只肯丁寧乞食言」等等，<sup>93)</sup>詩人述酒味、說酒事、敘酒情，各有其因緣渴望與自嘲諧趣。

以上，有別於所謂「嗟來食」的飢索，北宋的乞貸索求可說是飲食饋酬的另類形式，因此無論米粟珍饈或茶酒，都隱含著滋味的分餉，也是繫連情感的交遊方式；惟比之贈饋，問乞與索求帶著更強烈、負面的詞義表象，傳達其絕甘分珍、相濡以沫，反而彰顯了彼此間無礙掛的親密關係，其反常合道的意味更加濃厚。

#### 四、結論

飲食饋酬從先秦禮/禮物的社會報稱體系，到北宋成為文人交遊與創作的重要場域；同時，有別宴饗的集團儀式與詩藝競賽，飲食饋酬從賓主雙方，到轉贈分餉與

88) 李正民〈余君贈我以茶 僕答以酒〉，《全宋詩》27/1538/17459。

89) 邵雍〈問人丐酒〉，《全宋詩》7/364/4483。

90) 沈遼〈泰叔求桂漿〉，《全宋詩》12/717/8268。

91) 蘇軾〈趙景貺以詩求東齋榜銘，昨日聞都下寄酒來戲和其韻，求分一壺作潤筆也〉，《全宋詩》14/817/9458。

92) 張耒〈孫志康許為南釀，前日已聞糴米，欣然作詩以問之〉，《全宋詩》20/1160/13088。

93) 二句《全宋詩》：張耒〈寄曼叔求酒〉20/1163/13122，晁說之〈乞酒〉21/1210/13762。

再答再和，甚至食與詩的互換等，形成了一種平行、隨興的人際關係，使得詩歌的創作也愈趨輕鬆而自在。而飲食饋酬中所展現的嘲戲與幽默，戲作或戲乞，本來是文學上一種自娛娛人的審美趣味，然而對常年羈旅異鄉的北宋文人來說，卻也一直是對付困境、安頓身心的最佳良藥。

蓋「戲乞」是建立在「一國之事」與「一人之本」的志意發生對立衝突後，個體情感懷抱與生命意義的另類隱藏與彰顯方式，熊海英曾分析宋詩諧謔戲作與文人價值觀取向的關係，他認為：由於中唐到五代以來國家權威的失墜和秩序的崩壞，士大夫群體開始尋找儒家學說作為挽救社會的良方，到了宋朝，儒家之道復興，士大夫文人群體因為明道義守節操而思想境界超出一般世俗之人，此歐陽脩說：「陋巷之士得以自高於王侯者，以道自貴也。」蘇軾亦曰：「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慣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于死生之際……」黃庭堅則為諸弟子言：「士生於世可以百為，惟不可俗……視其平居，無以異于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sup>94</sup>故當理性的思辨無法詮釋或對抗、消解「道」（政治道德與理想）與「勢」（政治現實與處境）之間的對立衝突時，詩人既不能以理性的邏輯分析來伸張其道，亦不願消聲而妥協於勢，於是採取一種「反常合道」的嬉謔式的態度面對之。尤其北宋自元祐以後，文人因黨爭而屢遭遷貶迫害，在自我保護的意識不斷增強，而努力走向超越的精神意向下，<sup>95</sup>因此調笑戲謔反而成為一種反常合道的生命哲學，反映在飲食生活上，則食物越匱乏，愈能調笑自若，詩意與食趣由是而生；這不只是一種詩歌創作的內在藝術機制，也隱含北宋士人對政治倫理與個人道德的高度期許。

94) 熊海英136。

95) 錢建狀、尚永亮：〈貶謫文化在北宋的演進及其文學影響—以元祐貶謫文人群體為論述中心〉，四川大學主辦，第六屆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10。

## 參考文獻

### 中文參考文獻

#### BEI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 CAI

蔡雅霓.〈黃山谷贈物詩研究〉，碩士論文，輔仁大學，1999。

#### CHEN

陳利娟.〈黃庭堅的佛經閱讀與習禪心態〉，《九江師專學報》1（2003）：77-80。

陳素貞.《北宋文人的飲食書寫——以詩歌為例的考察》，台北：大安出版社，2007。

———.〈對話與分享——北宋飲食詩歌情調與意趣的轉變〉，《飲食文化》3.1（2007.01）：41-80。

陳源.〈論蘇軾的生活遭遇對其散文創作的影響〉，《廣東社會科學》3（1990）：97-102。

#### DENG

鄧滿姣、王勁松.〈分限與解構——論文學作品中的「無理而妙」〉，《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14.4（2006）：85-88。

#### DING

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台北：木鐸出版社，1883。

#### DU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台北：漢京文化，1984。

#### HUANG

黃庭堅著，任淵等注.《黃山谷詩集注》，台北：世界書局，1996。

黃庭堅.《黃庭堅全集》，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 HE

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漢京出版社，1983。

#### HU

- 胡建次.〈中國古代文論「趣」範疇研究〉, 博士論文, 上海師範大學, 2004。
- LIU
- 劉尊明.〈論蘇東坡的人生幽默及其文化內蘊〉, 《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4 (1994) : 32-38。
- LI
- 李金榮.〈論地域文化給予貶謫文人的回報—以黃庭堅謫居巴蜀為億〉, 《文藝爭鳴·地方》(2009) : 125-27。
- JIANG
- 蔣述卓等編.《宋代文藝理論集成》,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0。
- Jl
- 吉川幸次郎.《宋詩概說》, 台北:聯經出版社, 1977。
- MEI
- 梅家玲.《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 台北:里仁書局, 1997。
- 梅堯臣著、朱東潤編年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MO
- 莫礪鋒.〈飲食題材的詩意提升:從陶淵明到蘇軾〉, 四川大學主辦, 第六屆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9.10。
- OU
- 歐陽脩著、李逸安校點.《歐陽脩全集》, 北京:中華書局, 2001。
- QING
-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78。
- QIAN
- 錢建狀、尚永亮.〈貶謫文化在北宋的演進及其文學影響——以元祐貶謫文人群體為論述中心〉, 四川大學主辦, 第六屆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09.10。
- SU
- 蘇軾著、顧之川校點.《蘇軾文集》, 江西:岳麓書社, 2000。
- 、馮應榴輯注.《蘇軾詩集合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TAO
- 陶淵明著、李公煥箋註.《箋註陶淵明集》, 台北:中央圖書館, 1991。

WANG

- 王文龍.〈東坡詩歌美學探幽〉,《益城師專學報哲社版》,4(1994):22-38。  
王志芳.〈投桃授黃 拋梅擲李——《詩經》贈夷興象的民俗文化內涵〉,《濱州師專學報》18.1(2002):60-62。  
王洪臣、任憐.〈唱和寄韻 步韻多失〉,《學術交流》12(2004):149-52。  
王燕飛.〈蘇軾詩詞中的俳諧情調〉,《臨沂師範學院學報》24.2(2002):98-100。  
王華.〈跨越文化的邊界:對贈禮交換的雙向度理解——以庫克船長為例〉,《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3(2009):66-74。  
王春翔.〈反常合道意義初探〉,《固原師專學報社科版》23.2(2002):61-62。  
王夢鷗.〈從兩個觀點試釋唐宋文化精神的差異〉,收入《唐代文學論集》,台北:時報出版,1987。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北京:新華書局,1997。

WU

- 吳秋慧.〈唐代宴飲詩研究〉,博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1990。  
吳靜宜.〈蘇軾詠茶詩與其詩歌美學〉,四川大學主辦,第六屆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10。

XIONG

- 熊海英.《北宋文人的集會與詩歌》,北京:中華書局,2008。

YANG

- 楊昌儒.〈義務饋贈:布依族的一種生活樣式〉,《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83(2004):79-82。

- 楊明璋.〈敦煌文學中之諧隱研究〉,博士論文,政治大學,2006。

ZENG

- 曾子魯.〈試論黃庭堅詩歌用比的變與新〉,《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1(1986):48-52。

ZHANG

- 張文桓.〈關於陶淵明乞食詩中乞食行為的考證〉,《九江學院學報社科版》3(2006):1-6。

- 張東焱.〈論反常合道——中國古典心理學研究〉,《文藝研究》6(1991):63-70。

- 張承鵠.〈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蘇東坡思想談片〉,《安徽師專學報社科版》1(1995):60-63。
- 張思齊.〈宋代的味論詩學與蘇軾的詩味追求〉,《齊魯學刊》2(2001):61-65。
- ZHAO
- 趙令畤.《侯鯖錄》,北京:新華書局,2002。
- 趙輝.〈禮與贈酬答詩的起源和本質〉,《江漢論壇》4(2008):106-10。
- ZHENG
- 鄭惠月.〈論淵明之我報——自其乞之意義中函切入之〉,《哲學與文化》29.4(2002):366-88。
- ZHOU
- 周甲辰.〈趣:鮮活的審美吸引力〉,《江蘇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9.1(2009):89-93。
- 周裕鐸.〈反常合道:曲喻與佯謬—禪宗語言對宋詩言藝術的影響〉,《文史知識》1(1999):7-14。
- .〈夢幻與真如——蘇軾與黃庭堅的禪悅傾向與其詩歌意象之關係〉,《文學遺產》3(2001):69-143。
- .〈以俗為雅:禪籍俗語言對宋詩的滲透與啟示〉,《四川大學學報哲社版》3(2000):73-80。
- 周萌.〈《詩式》與禪宗〉,《深圳大學學報》,18.4(2001):83-89。
- ZHU
- 朱媛.〈從反常合道的修辭手法看「奇趣」詩學觀〉,《現代語文》2(2008):46-47。
- 詹杭倫.〈蘇軾文藝審美理論六題〉,《北京化工大學學報社科版》1(2009):55-60。

#### 中文譯著參考文獻

AN

安德森尤金. N. (Anderson, E. N.), 《中國食物》(*Food of China*), 馬嫻、

劉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JIE

傑克·顧迪 (Goody, Jack) , 《飲食與愛情—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史》 (*Food and Love: A Cultural History of East and West*) , 楊惠君譯, 台北：聯經出版社, 2004。

HAI

海德·路易士 (Hyde, Lewis) , 《禮物的美學：藝術經濟理論的新主張》 (*The Gift: Imagination and the Erotic Life of Property*) , 吳佳綺譯, 台北：商周出版社, 2008。

MU

牟斯, 馬謨 (Mauss, Marcel) , 《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 (*The Gift: Forms and Functions of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 何翠萍、汪珍宜譯, 台北：允晨出版社, 1984。

YANG

楊曉山 (Yang, Xiaoshan) , 《私人領域的變形：唐宋詩歌中的園林與玩好》 (*Metamorphosis of the Private Sphere: Gardens and Objects in Tang-Song Poetry*) , 文韜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QIAN

淺見洋二. 《距離與想像—中國詩學的唐宋型轉》, 金程宇、岡田千穗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Ackerman, Diane. 《感官之旅》 (*Na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 , 莊安祺譯。台北：時報文化, 1993。

Highmore, Ben. 《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 周群英譯, 台北：韋伯文化, 2005。

Juliana Mansvelt, 《消費地理學》 (*Geographies of Consumption*) , 呂奕欣譯, 台北：國立編譯館, 2008。

Mintz, Sidney W. 《吃：漫遊飲食行為、文化與歷史的金三角地帶》 (*Tasting Food, Tasting Freedom: Excursions into Eating, Culture, and the Past*) 。林為正譯。台北：藍鯨出版公司, 2001。Slater, Don. 《消費文化與現代性》



(*Consumer Culture and Modernity*)，林祐聖、葉欣怡譯，台北：弘智出版社，2003。

Turner, Bryan S. 《身體與社會》 (*The Body & Society: Explorations in Social Theory*)，馬海良、趙國新譯，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0。  
化，1993。

<Abstract>

A Life Aesthetic of Violation of Common Sense but In Line with the Nature of Things  
-Recreation and Request in Social Dietary and Food Presentation and Intercourse in Soon Dynasty

Su, Chen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od is the earliest gift in social etiquette and presentation system and becomes a scholar daily keeping company way since dietary and food cultur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in Soong Dynasty. In pace with long official traveling, food flavor and poetry are interweaving in time and space variations while causes and sentiments of social presentation and intercourses are changing accordingly. The subjects of recreation and request are appeared incessantly resulting in a unique scholar teasing aesthetic of violation of common sense but in line with the nature of things. In this paper, author intends to observe how Soong Dynasty scholars demonstrate their life esthetic of easy enjoying in dietary and food presentation and intercourses system from Mei Yao-Chin, Su Shi, and Huang Ting-Chgan's social life. The aforementioned presentation and intercourse system, then, turn out to be a life philosophy of violation of common sense but in line with the nature of things in which scholars are able to wisecrack and make fun each other to extricate themselves from a difficult position and settle down body and mind.

Key Words : Soong Dynasty, Recreation, Request and Violation of common sense but in line with the nature of things

투 고 일 : 2012. 5. 10. / 심 사 일 : 2012. 5. 20. ~ 2012. 6.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2. 6. 15.